

久 病 談 醫 病 中 說 夢

魏 汝 霖

早 年 所 患 四 種 疾 病

筆者行年七十有一。諺云：「青年人多思慮來，壯年人常想現在，老年人回憶既往。」年前因攝護腺肥大症，住院匝月，開腸破肚，誠非小事，經過相當苦痛。尤以先祖父與先父均有小腸疝氣症，先父且喪生于腎臟病，故對家族病之泌尿系統症，不可稍事疏忽。幸經良醫割治，得以復原。病中回憶往事，數十年中，曾患較重病症，共有五次，謹將經過治療情形，記錄如左：以作保健之參考。

余祖籍河北保定，回憶六十餘年前，鄉下農村生活，衛生保健工作甚差，在七、八歲時，常患腹痛之疾，有時痛得非常利害，常在坑上打滾。某年大表伯邵公自保定回家，路過本村，帶有治蛔蟲藥糖多瓶。余年幼無知，認為是糖果，非要吃不可，且吃的特多，次日大便，全是蛔蟲，連便三日，數目之多，至為驚人，從此腹痛全癒，身體發育亦好。想當年，若非吃邵表伯的治蛔蟲糖，則蟲將腸部穿孔，其不喪命者幾希。後來考入軍校受訓時正是廿歲，同學中患夜盲者多，余亦是患者之一，經醫生告知，吃不加鹽的煮熟羊肝一個，即告全癒。同學中又流行一種黃病，

余亦被傳染，白眼球變黃，尿亦呈黃色，不思飲食，發高燒，事甚嚴重，若以今日醫學名詞言之，就是急性肝炎。肝發炎、腫大，將膽汁擠出，故臉尿均呈黃色。夜盲與肝炎的患者，都是營養不良或缺乏維他命；當時山西太原北方軍官學校，學生膳食很差，主食是小米飯，副食是炒山芋絲（俗稱山藥且）根本談不上營養。民國十九年，中原大戰，余在晉軍中某師任上尉參謀之職，駐防山西省娘子關，當年中下級軍官與士兵，均無雨衣蚊帳裝備，塗染隔日瘧之疾，雖經服藥，時好時患，致身體虛弱異常，夜間盜汗，後經服中藥並加意休養，才告全愈。

民國四十八年，陽明山國防研究院成立，余奉命參加第一期受訓，入學後體格檢查時，發現血糖稍高，約為兩百度，尿中已有糖份，就是輕微的糖尿病。時體重為七十六公斤，按身高一七〇公分者，標準體重應在七十公斤以下。謹遵照醫生指示，節制飲食，注重運動，在兩年以內，將體重減去十公斤。廿年來每三個月查血糖一次，迄未服任何藥品，嚴格控制飲食，飯後兩小時之血糖，經常在一百廿度至一百五十度之間，與常人大略相同，等於未患糖尿病。筆者自民國五十年健康恢復以後每日照常工作、授課、寫作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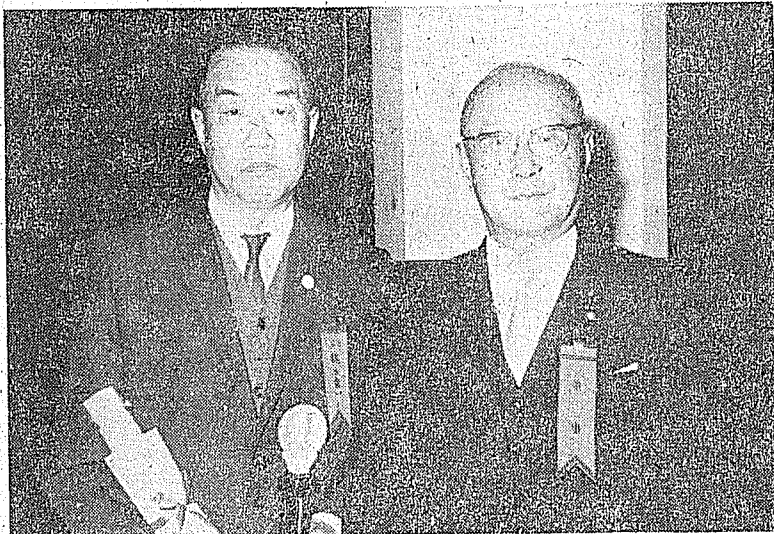
為忙碌，並未感到任何不適，至五十九年十年之間先後完成一百多萬字的著述，繆承各方推愛，曾蒙中山學術基金會頒給學術著作獎。回憶先母老年亦患糖尿病，聞此種病亦為家族遺傳病之一。筆者特別籲請中外讀者注意，糖尿病並不可怕，祇要嚴格控制飲食，注意運動，加強保健，健康長壽決無問題。

攝 護 線 與 「 一 屁 千 金 」

六十七年七月卅一日夜十一時就寢後（每晚十一時為余經常就寢時間）每一小時即醒，醒後必小便，且急迫困難痛苦，量亦少。一夜起床六、七次之多，睡眠不好。翌日起床後，仍循例練太極拳，感覺兩腿無力。遂將家中存備之體溫計試量，為卅八度二，比常人高一度多。早飯後去看醫生，他說是感冒，給感冒藥三天。第二天後體溫正常，稍見輕鬆，小便頻促痛苦如故。第三天檢查尿液，發現尿內有血球及衛生菌等，囑看泌尿科醫師。經與友人研究，八月八日到榮民總醫院看泌尿科主任曹夢蘭醫師，他診斷為急性膀胱炎，攝護腺肥大症。翌日（九）下午一時半照X光片六張，詳查泌尿系統有無其他問題。一星期後，同月（八）十八日，曹主任查明X光片

，知腎臟膀胱均無其他問題，只是攝護腺過份肥大，非住院開刀割治不可。翌日（十九）中午住入榮總醫院中正樓四十病房十五床，一人一室，設備良好，心情深感愉快，護理人員先作開刀前各種準備檢查工作，預定于同月（八）廿四日施行開刀割除手術。

攝護腺，亦稱前列腺，其肥大症，為老年男



本文作者魏汝霖教授（左）五十九年領取中山學術著作獎時與何應欽老師（右）合影。

人經常發生的現象，六十歲以上的人，約有三分之一會患此病症。

攝護腺肥大症割除手術治療法有二：第一是開刀法，在肚子上開刀割除之。第二非開刀法，是用電刀由尿道插入切除之。究竟是用那一種為宜，需視病人全般健康情形而定，如心臟不健全者，即不宜用開刀法，第二種方法的缺點是割除不徹底，五年後，可能復發。醫師對我採用開刀法，我於六十七年八月廿四日晨七時，親友李士傳女士、丁太太、義女袁翔文，陪同內子到達病房，前來助陣（子女四人，均在美，未能及時前來）。八時送入手術間，她們在門口道別，內人雖心中隱憂，態度尚鎮靜，余亦心神平安，泰然自若，一進手術間，但覺滿室炬光四射，一羣穿戴綠色衣帽的醫師和護士，圍在我病床四週，曹主任夢蘭說：今天有兩位日本名醫高手，亦前來協助幫忙。余答以仍請你主持之。因施行全身麻醉，有人在我背後脊骨上打一針，從此知覺全失，茫然不知其他。

等到將我送回第四十病房，醒來看到內子之後，只覺到混身發冷，舌乾口渴，詢及何時，知已下午三時。想此七個小時為內子最為期待難渡的時光（據稱麻醉一小時、手術三小時、麻醉恢復三小時。），幸有李丁兩女士相陪，不久兒女自美國都來長途電話，內子告以經過良好。余以身帶三種瓶管：（一）手術後，不准進飲食，由手背上注入靜脈葡萄糖水的管瓶。（二）經尿道插入膀胱的瓶管，用以排尿。（三）腹部傷口的管瓶，排出積血污水。以上三種管瓶，無論坐臥行動，必須隨

身攜帶，不可離開，其不方便，可以想見。故兒女希望與余談話，無法行之。凡經過全身麻醉數小時，施行開腸破肚大手術之後，有兩件事最為重要。

其一，為麻醉數小時，肺部常有阻塞，必須將淤痰咳出，否則轉成肺炎，最為危險。但是開刀未久，縫了廿多針，尚未拆線，即是輕度咳嗽，亦必震動傷口，疼痛如割。終于每日四次施用物理治療之助，用兩手抱住傷口，行深度咳嗽，將淤痰吐出，渡過難關。

其二，為「放屁」問題，大手術之後，非待「放屁」，表示腹內上下通氣，方可進飲食，除去注射葡萄糖入靜脈之管瓶。有人一星期，都放不出屁，此可謂「一屁千金」。余于開刀後第三天上午，連放兩屁，肺中痰亦漸漸咳出，兩道難關，終于渡過。八月卅日曹主任夢蘭告知，割除之攝護腺化驗結果為良性，並無惡性癌細胞，至為慶幸。翌日（卅一）方醫師榮煌來拆去傷口線，至此三道瓶管，均已除去，既可自由進飲食，又行動方便，大見輕鬆；只是在行動中漏尿，仍需帶尿袋。曹主任告以隨時可以出院，回家休養云。當預定于九月九日（星期六）上午出院，並準備清結一切手續之事宜。

氣溫失調臥病一月

六十七年台北天氣自入夏以後，特別炎熱，即使將屆中秋，仍炎熱如故，榮總新建之中正樓（四十病房，在八樓。），全部中央系統空氣調節，日夜維持七十七、八度之間，非常舒適，幾不

知在炎夏。九月五日聞北部大雨，臺北市區多積水，氣溫突下降，中正樓病房溫度，受其影響，下降至七十四、五度，但余在病房中，未太注意，該日中午午睡，並未加蓋毛毯，下午三時，護士歷行量體溫時，升高到卅七度八，至夜十時半體溫竟升高到卅九度八，內子與醫師均認為事態嚴重，可是余並未昏迷，亦無不適感覺。醫生囑余使用冰袋作枕頭，並由手背靜脈上注射鹽水，使用瓶管，余未照辦，蓋如是則一夜無法入睡之故。醫師另給服藥片一粒，同時抽血取尿液化驗，以探求發高燒之原因。翌日（六）早三時，睡眠中發汗如洗，體溫下降到卅九度一，天亮後體溫降到卅八度六，早飯後，加上瓶管，注入手背靜脈食鹽水，上午注入兩瓶，下午又續注兩瓶，再照肺光，曹主任夢蘭與外科主任李杰（李杏村之姪，為余世交。）都來探視，續作血液尿液詳查。九月七日上午體溫卅七度八，下午又增至卅八度五，再吊瓶加管，注入靜脈鹽水及葡萄糖兩瓶，入夜枕冰袋而眠。翌日（八）化驗結果，大都正常，白血球亦未增加，只是尿液中有點菌類。遂有感冒與膀胱炎所引起之發燒兩種判斷。九月九日，燒全退，體溫正常。但發現左副睪丸有腫大現象，醫師命用熱敷法，每日四次，又加服藥物。九月十三日，左副睪丸腫消除過半，曹主任夢蘭又云，可出院回家過節了（九月十七日為中秋節）。余以開刀手術拆線後，突發卅九度八高燒之可怕，當時思之，猶有餘驚，決心多住醫院幾天，以免回家後，再生枝節。至九月十八日下午，內子前來接余，始出院回家，計自八月

十九日中午入院，至出院時整整一個月。

回想住院卅天之中，很幸運的受到親友們的關切，或蒞院慰問，賜贈鮮花水果，或函電來往，關懷備至。尤以楊一堅鄉兄、韋德懋先生，李杏村伯父母，袁翔文義女夫婦，關切之殷，難以忘懷，其他不能一一列舉大名。醫護人員之看顧極為周到。只有總道一聲，多謝、多謝！而已。

榮民總醫院設備之完善，在遠東是很有名的，有口皆碑，用不着我再來讚譽。退除役官兵就醫，全部免費。臺灣公教人員參加保險者住院，亦不收費，由中央信託局公保部結償之，但限住二等病房。余為退役將官，有權住將官病房，當時以急于住院，將官病房客滿。只有中正樓頭等病房有此一空床（四十病房十五床），遂以公保身份住進之，雖住一個月之久，只補交頭二等之差額，所費無幾。此皆我大有為政府，對退除役官兵及公教人員之大德大恩也。

老年「三知」注意保健

住院養病期中，有許多感想，茲抄錄如後。請讀友們指教。

1. 年老三知。第一是知退：諺云「長江後浪推前浪」。世界各國均有退休制度，一般都自六十左右開始；若是貪戀不捨，青年晚輩已居高位，先後倒置，心情必不愉快，故曰「知退不辱」。第二是知足：一生在自己本行崗位上，奮鬥數十年，應得到者，都已得到；若年老後，再求意外之收穫，其不失敗者幾希。故曰「知足常樂」。第三是知休：同意青年時代，精力充沛，廢寢忘食，常不知休止。年老後，凡事都不可過度

，適可而止。故曰「知休長壽」。

2. 退休生活之安排。吾人生命有二：曰事業生命，曰身體生命。年老退休，就是事業生命之死亡；故吾人對此生命與生活之轉變，必須妥為安排，以求適應。日本某專家統計，退休後生活，如無法適應，常于五年以內身亡；若五年後，因已漸能適應，即可續享餘年云。至于退休後生活，忙固不可，閒亦不宜，究應如何安排，因人而異，舍飴弄孫，為國人之傳統老人生活。亦有仰賴于宗教者，或有致力於某種藝術者，如戲曲書畫等。更有致力於學術研究者，以軍中將領而言，退役後擔任大專教授者有之，但亦有官拜上將，到臺灣大學聽課讀書者，全在興趣與學識程度耳。

3. 帶病延年。人生五、六十年之後，不可能無病。佛家叢林信守有言：「念身不求無病，身無病則貪欲易生。處世不求無難，世無難則驕奢必起。……」以作者而言，五十年之，發現血糖高，從此飲食嚴加控制，非但未形成糖尿病，身體精神，反而愈加旺盛，即其一例。

4. 家族病之注意。人生是父母之遺體，所謂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。」者是也。故體態與疾病，如高矮胖瘦及腸胃病、糖尿病、血壓高、神經各症等，都是來自遺傳，即其例證。又以車輛作喻，身體好比汽車，廠牌不同，性能優劣各異，裕隆與福特六合有別，德國車與美國車各異。故吾人對自己廠牌的特性，亦就是本身家族遺傳各種症徵，應特別注意與保養才好。

注意併發症後遺症

病中醫護與病後調養，同等重要，尤其年老氣力衰退，併發症與後遺症，是常見的事，亦是很危險的事。漏尿失禁為割治前列腺最常見之後遺症：當時余為此事，深作隱憂，幸日漸痊可，六十七年十月中旬，漏尿全部停止，左睪丸亦漸復原，至為欣慶。但于十月十四日發現右睪丸稍形腫脹，與平時不同，同日（十四日）下午體溫為卅七度五。余自出院回家以後，每日晨起與下午，均自量體溫，且有記錄，對於睪丸亦時時注意查驗之，兼旬以來，體溫從未超過卅七度以上。十月十五日晨，右睪丸腫情增加，體溫雖未超過卅七度五，余已斷定為睪丸炎併發症之續發現象，乃掛急診去看曹夢蘭醫師（榮民總醫院泌尿科主任，為余動手術者），他稱為右副睪丸急性發炎，與前在醫院中之左睪丸同，即日加服藥物，期于初期制止之。次日（十六日）體溫升至卅八度二，十七日體溫雖降至卅七度二，但睪丸腫勢加大，行動都感覺苦痛，直至廿二日（一週後），體溫才恢復正常（卅七度以下）。翌月（十一月）四日，睪丸腫勢始漸消，行動亦無苦痛，加服之消炎藥物停用，改服另一種藥物，每日仍續行熱敷三至四次，至十一月底始止。中國時報六十七年十月六日，載有「攝護腺手術後的問題」一文（凌岡泉西醫師作），他說手術後兩個月期滿，才算安全，就是不會再發生併發症了。諺云：「大病過百日，才可完全復原。」余于八月廿四日動手術，至十月廿四日，滿兩個月，此時右睪丸尚在腫漲未消。所以我認為諺語是正確的。好友周邦道兄曾因攝護腺肥大，阻塞尿道

，住院求治，但以患輕微心臟病，不能動手術；乃求得一中醫藥方，服之有效，小便通暢。謹將邦道兄告訴我的藥方照錄于下：「車錢子三錢，通草二錢，茯苓二錢」，敬請同病參考。但仍應請醫生診斷指導服藥，不宜照藥方服食以免發生不良效果。

病中談夢充滿奇趣

余生平起居有定時，睡眠習慣良好，從不失眠，但入睡必夢，且有時說夢話。此次住院動手術後，在夢中得到親情友誼之啓示，不勝感慨；謹就數十年中，夢境的情節與變化，及與精神、事業、體能，親情的關係來談談「夢」。諺曰：「智人不夢，愚人不夢」。余既多夢，且有少白頭之患，廿歲時即有白髮出現，當時疑為身體欠健壯，精力不充沛。後來才知道「夢」是人類大腦高度分化和高度意識的現象，除了人類以外，其他動物，是不會作夢的。大腦的言語中樞，記憶中樞，和思考中樞是平衡發展的，一般小孩自會說話起，即可能在夜間作夢。少白頭為一種遺傳症（先祖父與先父均為少白頭），於健康精力都無關係。曾憶余在南京陸軍大學求學時（民國廿年，時年廿四歲）德國教官某君曾問余：「你們中國人都不會作夢吧？我的人力車夫，總是在車上睡眠，叫他都不容易醒。我們德國人睡眠經常作夢，睡得很輕，聞聲即醒」等語。當年正是希特勒在德國勃起時代，德國人自命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，無怪某教官才有中國人都不會作夢的狂妄言語。

飛翔，出人頭地，非常高興。某次與某醫生談起「飛夢」的原因？他說是神經衰弱的現象。數年中為此事，頗為煩惱。抗日作戰中遇一李姓年長者，他是廣東人，早年在東北哈爾濱，白手起家，成為巨富，綽號李廣東，常在夜夢飛翔，與我有同好，但自九一八事起，回到關內，事業淪衰，年老氣衰，即不再作此夢了。後來在書中看到有關夢的研究，才知道能作飛翔的夢，非但不是神經衰弱，正是精力旺盛，意志堅強，向上心切，才會有此夢幻。余年老後，亦少有此夢，益證明後者說法的正確。來臺後，在徐上將培根指導下，撰寫中國歷代戰爭史，滿清一代，由余擔任，當鑽研清朝人物史事時，讀到左宗棠早年自作聯語：「身無半畝，心憂天下；讀破萬卷，神交古人。」，初對「神交古人」，向未能深體其意。後來寫到湘軍平定洪楊戰役時，竟夢見曾國藩帶湘勇作戰情景，至是「神交古人」的意義，才真正體會到了。孔子所謂夢見周公，亦即「神交古人」也。孔子又說：「甚矣，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！」（見論語述而第七）此殆與李廣東及余年老後，不復夢中飛翔的意義相同。以上是屬於精神方面者。

抗戰開始後，幾乎每夜作夢，都與日軍作戰，直到卅八年來臺後，才轉變為與共匪鬥爭的夢。余到臺灣，始終都在教育訓練機關任教職，近十多年來作夢，才轉變為教育有關事物。天氣冷暖，鋪蓋適當與否？入睡後體能受到影響，亦會作出有關的夢幻。例如兩足懸于被外時，可能作失鞋的夢。四肢有涼冷的感覺時，則有陷入泥沙

或池沼地帶，行路困難的夢。被蓋溫暖發熱時，易作愛情的夢，甚至作電線走火或發生燃燒的夢。四十八年，因血糖高，遵醫囑減體重，節制飲食，遂經常作大吃美飲之夢。以上是屬於事業與體能方面者。

中國人生活，以「家庭」為中心，所謂齊家方能治國，故家人「親情」最為深切。余自幼因先父宦遊三晉，攜先母同行，留余于故鄉，由先祖父扶養成成人，深受祖孫偉大親情，終身難忘。抗日戰爭以前，在南京大學讀書時，因心怕兩老年高（七十以上）在家患病，總是夜夢回家，看到先祖父臥病在床，心驚膽寒。七七事變後，余隨軍轉戰黃河南北，長江上下遊，兩老留于故鄉淪陷區（河北省滿城縣），夜夢先祖父患病之事，幾每夜有之，常哭泣而醒，待兩老病歿，此夢始漸漸減少。猶憶卅二年春，出使南半球之澳大利亞國，白晝在洋人社會活動，入夜即夢回故國，或與日軍作戰，或共家人團聚，所謂身在海外，心在中國者是也。在子女成長時期，又經常夢到子女幼小生病或失足受傷等情事，迄今兩子兩女，均已男婚女嫁，成家立業，可是有時仍在夢到他們幼小時病患及玩戲失事等情景。孟武伯問「孝」，子曰：「父母唯其疾之憂」。（論語為政第二）即屬斯意。最後談病中之夢，余于八月廿四日開刀動手術，當天與廿五、六日三夜，身帶三種管道，每次咳嗽，震動傷口，都痛疼而醒，難以入夢。八月廿七日夜，病痛減輕，首先夢到子女們自美國回來，同內子共議病情，意見紛歧，發生爭執等情。廿八日夜，夢到在故

鄉家中，同先祖父母在一起，旋到先外祖母家去，極度疲困，急忙倒在外祖母懷中睡眠，我表兄弟姐妹很多，他們都來要同我玩戲，我驅之他去等情。廿九日夜，夢到抗日戰爭期間，先母等同劉叔琬全家逃難情形。又夢到先岳母為孩子們炸春捲等情。人在大病初愈，如獲重生，在此三天夢幻中，可謂將一生六、七十年的「親情」，表露無遺。人生如夢，信不虛也。

余生平不看相，不算命，更不求在「夢」中，卜吉凶。所謂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」，「夢」乃吾人生命與思想的延續與回憶耳。余所以談「夢」者，因為早年為庸醫所誤，認係神經衰弱，困擾數年。又常見報章雜誌上，自命為哲學家，亂談「夢」的種種，惑人非淺。

攝護線與小腸疝氣

前列腺肥大症與小腸疝氣，同為男性老年人的病患，且有關連與併發之可能。小孩在初生後，因哭涕過量、腹膜極度擴張，甚至破裂，亦患有疝氣者，但為數不多。老年人肌肉鬆弛、腹膜下垂，小腸自鼠蹊部墜下，重則墜入陰囊中，行動困難，却無生命危險，亦一莫大苦痛。前列腺肥大後小便困難，排尿時非用力不可，用力則小腹痛脹，腹膜受壓迫。老年人腹膜業已老化鬆弛，再受壓迫，很容易破傷，小腸遂由破傷處脫下，是為小腸疝氣（亦稱脫腸症），這就是與前列線的關連與併發之可能。

余于六十七年十二月，方慶前列腺切除與畢丸發炎兩種病症全愈，恢復正常生活行動；不意

于同月（十二月）廿三日，因全天下有事至下午四時方回家，小便時突發現小腹右側有下垂現象，但臥床休息，即行消失。翌日（廿四）前往看醫生，知為小腸疝氣症。素聞鄭百非醫師為泌尿外科權威，乃前往求治，鄭亦說是疝氣症。他看到我腹部自肚臍下有一條縱長刀痕傷口線，當問我割治前列腺之經過後，斷言：「你的疝氣，是割除前列腺時，不慎傷及腹膜，因疝氣一般都自鼠蹊部墜下，你係自腹骨溝墜下（右側）。同時你割除手術，亦是從右側小腹部施行之故。」最後他稱，小腸疝氣症之治療，屬於一般外科，非泌尿外科範圍云。

六十八年元月四日，看一般外科醫師李杰，他稱：「根除之法，唯有住院開刀割治，此為小手術，一週後拆線，回家臥床休息三星期，即可全愈」等語。那時已是農曆臘月（十二月）月上旬，年關將屆，遂決定春節後再行住院醫治。前曾購得「疝氣帶」使用（疝氣帶有多種，優劣差別甚大，博愛路中外儀器公司有售），頗能減輕痛苦，便利行動。元宵節後，二月十二日，住入榮民總醫院，中正樓四十一病房第三室，例行手術前之身體檢查，十七日上午七時卅分，進手術室，首先施行下半身麻醉，八時後李主任杰來到，親自動手術，下身全無知覺上半身如常人，大家在談笑聲中，九時十五分畢事。移入麻醉恢復室，正午十二時許兩腿知覺漸次恢復，遂送回第四十一病房，直至下午三時半，才准翻身移動。自八時起，共計仰臥七小時之久，腰酸腿痛，難以忍受。四時許，小便通暢。（護士云：如小便

不及時通，須行導尿管等語。）醫囑三天以內，大小便均須在床上行之，不許下床行動，因恐有礙合縫腹膜傷口之故，睡眠亦以仰臥為宜。廿一日上午仍無大便，乃施行灌腸，蓋大便固結，解便時如用力，亦恐傷及腹膜縫合傷口也。廿四日上午，住院醫師前來拆線。廿六日出院回家，李主任杰特囑調養休息注意事項如下：（一）臥床休息三星期後，方可恢復正常生活。（二）在此期間，最忌坐姿不動，以十五分鐘為限，行走活動尚無大妨礙。（三）不可手提重物或用力過猛。（四）注意大便通暢，勿使固結。

回家後，三週以來，謹遵醫囑，多臥少坐，適時活動，最後去看李杰醫師，經檢查認為完全康復，已無問題云。溯自六十七年八月割治前列腺以來，繼續發生併發症——辜丸炎，後又發生後遺症——小腸疝氣。半年以內，患病三場，開刀兩次；以七十老翁，能康復如初，亦云幸矣。

有人高談「七十才開始」，又有人「譁疾忌醫」，余特撰文詳述老人病；此無他，特藉痛苦經驗，以增加健康常識。余雖于前列腺割除後，患併發症與後遺症，但對前列腺割治手術之精良與愈後狀況，非常滿意，決無批評醫師之惡意。因目前余小便之通順，已恢復到二三十年前的健壯時代。或謂余已子孫滿堂，若于切除前列腺時，將輸精管結紮，當無辜丸發炎之事。經詢治療醫師稱：「我們決不隨便損傷人體天生自然機能！」余深佩此言。鄭醫師百非之論斷，當屬正確。但願此失彼，小有誤差，人情之常；由于前列

腺手術之精良與疝氣已消失，余對後遺症，業已忘懷。

疝氣遺傳與否的問題，醫師們，都說疝氣與遺傳無關，可是前列腺與便秘等，都可能遺傳性，間接影響疝氣的發生，足見家族關係的重要。回憶先祖父與先父，數十年前，都患疝氣病，當時醫藥設備之不完全，老人所受病痛之苦，每念及之，心情為之黯然而良久。

某友業醫，稍長于余，有同病，前列腺割治

後，續發疝氣症。他說疝氣不會影響生命，減少活動即可，行將入木，何必再受刀割之苦！余經過此次疝氣開刀後，深知毫無痛苦，匝月康復。

奉勸諸老友患者，仍以割治為宜；否則年老活動減少，新陳代謝受阻，百病叢生。「七十才開始」，雖不可信，八十今亦不稀。李主任杰，為余老世交，誼屬非凡，特為余親動手術（通常此種小手術，都是由實習醫師行之），最後對錫文兄（李杰之號）致最大敬謝之意。

中外雜誌稿約

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舉凡人物傳記，旅遊記趣，生活體驗，趣事軼聞，真實傳奇，科學新知等稿件，均所歡迎。

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者尤佳。

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
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壹萬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不在此限）。

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刊。經採用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
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，不許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
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
八、作者來稿務請影印一份自己留存，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，如必須退稿，務請附寄掛號費郵資以免平寄遺失，來稿請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